

大人虎变，君子豹变

1。

革卦 ䷰ 由兑泽 三 与离火 三 组成。离的卦德是“明”。有离，表示我们能观想一种更好的前景，我们的眼睛是清白的；有兑，表示我们要把看到的理想景象奉献出来，我们甘愿付出。离还有一种卦德是“文”。因为有“文”，就能显示出一种风格，让志同道合的人有认同的对象。爻辞里提到虎文和豹文，跟离火有关。

革卦的卦辞和爻辞里一共出现四个“孚”字，比任何别的卦多。“孚”是诚信，是心心相印，是交感。人们一旦投入革命或革新的事业，要心心交感，大家的心要连成一片。

革卦的初爻与三爻里，都涉及到如何达成共识的问题。初爻的“巩用黄牛之革”是说要用皮革一样牢靠的纽带，把人系在一起，或许是一种结拜为兄弟的哥们意识，或许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意识。三爻的“革言三就”是指一种商量的过程。三爻接近上面的兑泽；按《说卦传》的说法，兑卦也有‘口舌’的含义。

这些基本的主题不难懂，但是有一些意象令人费解。最近我写了这样的信给美国诗人史耐德先生：

我最近在想#49 革卦上爻的豹文是什么样的文？上爻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该爻的《象传》说：“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我在琢磨怎么翻这个‘蔚’字。我记得你写了一篇题为《Tawny Grammar》的散文。你这个用法使我对‘蔚’字有进一步的了解。你的文章里谈到健全的自然生态，要有细致的能量交流渠道，要让各种信号和行为取得有效的调和。你用 tawny 为比喻，因为 tawny 是指动物的皮，也是指一种细腻迷彩文理。

五爻说：“大人虎变”，而该爻的《象传》说：“其文炳也”。我想推敲‘炳’和‘蔚’的分别。

五爻的大人处于君位，应该是指革命家的类型。这里的‘大人’必须做出果敢的行动，用粗线条画画。到了上爻，已经处于革命的极端，或者已经超过了革命的局面。这个君子追求的是永续的秩序而不是大幅度的变动。他也许根本不是领袖。我觉得你用 tawny 很贴切，正好可以形容上爻的君子所经营那种蔚缛的条理。我翻译《周易》的爻辞时，要尽量考

虑到整体架构的上下文。写了这封短信，只是要让你知道，我从你的文章那里获到了启发。

我对‘炳’和‘蔚’两种纹理有这样的初步了解，但我还在纳闷，为什么拿老虎来谈革命家？老虎是一只威武与魅力俱全的动物，可以作革命者的象征。但不仅如此。革命者有组织能力，办事有条理；他的思想对集体很敏感。他在混沌的群体中，能看出萌发中的秩序并把它引发出来。为了作到这样，他要用意识形态或情感上的标志，来促成群体的凝聚。而上爻的君子要超过意识形态，其视野不能满足于几个有限的焦点。

2008 春天，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新书发表会。会上有一位从中国赶来的诗人阿库乌雾，是彝族的民俗学家。他告诉我彝族的祖先留下了一部白族与黑族抗争的史诗。（这个民族跟《周易》确实有缘！）他也告诉我老虎是整个彝族的图腾动物。他还说彝族有一句格言：“老虎的条文在身上，人的条文在心上。”这句话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成为革命者？什么样的人会后革命者的后尘，投入收拾与弥补工作？一个革命者的动作要流畅，要善于急转弯，使人摸不着底，要有吸引群体视线的魅力，要有生动的口才。

2。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虎皮与豹皮的文理。先要问，在自然界里，为什么会有各种条文和纹理？每朵金针花的花筒内都有不一样的斑点；每只山豹身上的斑点都不一样。土种玉米的颗粒有蓝、红、黄三种颜色，而每一根玉米棒上，三个颜色的分布都不一样。为什么？

有一位生物学家 Barbara McClintock，对土种玉米的颜色作了长年的研究。（McClintock 博士是终身的独身女子，一生都奉献给科学的事业。她是第一位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女性获得者。）McClintock 发现，每一个发育中的玉米细胞里都有产生红色料和紫色料的基因。在个别的颗粒中，如果产生红颜色、紫颜色的功能都被压制，这个颗粒将是黄的。如果只有紫色的功能被压制，这个粒将是红的。如果红、紫的功能都能显示，那么这个颗粒将是深紫的。McClintock 女士发现玉米的基因组合里，有一种跳位基因。它如果跳入红颜色的基因，就会把红颜色的功能关掉。至于它跳入红色基因或跳入紫色基因或跳入没有用的信息片断，纯属偶然。有一些类似的跳位因素，有时对基因组合会造成破坏或突变，但在玉米的细胞核中，这种特别的跳位因素受到严格控制，只让它在有限的范围内跳动。它的唯一

功能就是促成颜色的偶然化效果。McClintock 女士发现了跳位基因以后，别的科学家作了相关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生物界很普遍。在生物界里，哪里有斑点或条文（或任何偶然效果），大概跟发育阶段跳位基因的功能有关。甚至有科学家发现，人类的免疫系统可以产生八万种抗体；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因为基因组合里对每一种抗体都有事先设计好的蓝图，而是因为产生抗体的骨髓细胞里，能以万花筒般的偶然效果，把几个基本的组成单元拼接在一起：这个过程也要靠跳位基因。在带着几万种抗体的血液里，如果其中的一种抗体一旦遇到侵入体内的特定细菌，它会牢牢地贴住细菌的表面，并放出招来另一种白血球的信息，然后赶到现场的防卫者，会把抗菌作用加以扩大复制。

生物界里这种偶然效果，确实像一个万花筒。但是这跟我上面提到的彝族格言有什么关系？老虎的条文在身上，人的条文在心上。举一反三的读者也许能猜到：人类大脑的几百亿神经细胞之间，那种复杂的分布与连接，绝非 20 万个与生俱来的基因能事先设计得完。受精卵里的基因只能做大纲性的设计，然后让胎儿这条‘面包’在子宫的烤箱中膨发成有独特禀赋的人。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偶然化效果。

无独有偶！Salk Institute 的科学家 Fred Gage 和 N. Marchetto 近几年研究老鼠脑部在胎儿阶段的初步形成，发现有几种类型的神经细胞在大脑中的细微分布，确实是靠偶然效果决定的。在胎苗阶段，神经细胞的前驱者，按照邻居放出来的化学信号，会发育成这样或那样的细胞品种。（*1）各种化学信号按发育的层次和次序放出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细胞类型的分类与分布会形成额外复杂的神经组织。发育中的细胞在分化过程中，会呈现一定的偶然性。

N. Marchetto 用放射性的标志，观察跳位基因的运作和位置，发现胎儿的脑部里，哪里有细胞品种分化的现象，哪里会有跳位基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人类的‘条文’不是显现在皮肤上的。清儒袁枚说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苍山房尺牘〉）人是智慧的动物，因此他的条文会显现在心上（大脑神经组织的纹理），并且这个条文是人人各异的。如果用审美的眼光去感受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像一幅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人事上做出可怕的事。

人生下来已经有心上的条文。而个人所遇到的历史经验、家庭条件、甚至生为老几的名分，都会造成更细致的独特人格肌理。

3 .

一个革命领袖要具备特别的人格肌理。首先他必须能抓住群众中的潜在秩序，要寻着社会矛盾的裂缝，察觉到潜在的能量，通过人脉的操作，促成转型和释放。

这种人的人格肌理，使得他具备一种与权力有关的工具理性。他甚至能调动自己的情感，使之配合这样的理性。

革命领袖的这种特别能力，往往只能促成大幅度的社会变动。而在种种自发的社会力量之间，要他起到中立的调解作用，是没有保证的。如果把他摆在贲卦 ䷖ 的局面下，他会很闷的。贲卦的〈象传〉说：“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革命家不喜欢局限在‘庶政’（日常行政）中：他喜欢断狱（判重刑或赦免）。革命达到高峰以后，我们希望政权与民间可以转入自发调解、共同进化的局面。工业革命成功了，我们希望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还有人道的价值，能走向互相平衡的新阶段，在每一个环节之间，希望有互相调适的反馈圈。我们希望人在大地的活动，能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希望人类开发资源的脚印不要太重。革卦上爻那种蔚然的纹理，使我想到一种稳定的生态圈。

要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不能寄望于革命者或工业革命者。我们盼望在革命家的身后会出现另一种人，一种思想与情感比较细腻，比较注重自然调解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格肌理还在创造中。我认为艺术家可能最接近于这种形态，因为艺术家善于珍惜各种哪怕很脆弱的创意幼苗。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处于这个军火爆炸、信息爆炸时代的人，最需要的其实是上面说的那种创造力。如果魔术或神术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应该是对这种人格的招魂术。

1. 有的细胞品种善于伸出细长的轴索（axon）与原始的后脑连接，有的善于与观感细胞连接，有的善于长出很多细细的旁支，与周围的多种细胞取得连接。